

火 的 雲 霞

呂 熒



峨 嵋 出 版 社

存詩年十

霞雲的火

作 焚 呂

版 藏 屋 書 園 雲

售 經 總 社 版 出 峨 峨

巷 家 冉 慶 重

不
准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刊 月 五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冊 〇 〇 〇 二 版 初

正 元 五 十 三 價 定 冊 每

(頁 十 二 百 一 總)

火的雲霞

(十年詩存)

呂 焚著

雲岡書屋藏版

目 錄

第一集 火的雲霞

污暗的春天	三
冬天的田野	七
北風	十一
五月的花	十五
火的雲霞	十七

第二集 祝福

祝福.....三

踏踏的花束.....二九

紫色的十四行.....三三

懷感.....三五

燕.....三七

第二集 夜的歌

祖國的夜晚.....四一

黃河渡口.....四五

夜的歌.....四九

溫暖.....	五一
祭魯迅先生.....	五五

第四集 山中

生命的歌.....	六一
路.....	六七
山中.....	七一
素描.....	七七

第五集 風景

風景.....	八三
江邊.....	八七

歎欣	九一
秋天	九九
夜宿	一〇五

第一集

火的雲霞



污暗的春天

是在春天裏了：

那在太陽裏溶解了冰的封鎖，歡欣地奔流過田野的金色的小河；

那溫暖了的，從雪堆裏蘇醒過來的廣闊的田野；

然而你能另外再找一些嗎？

從那——滿田野裏，飢餓，愁苦的農人們底臉上？

是在春天裏了：

那市鎮頭上，在新年裏粉刷過了的破舊的瓦牆；

那每天走過多少牛羊，土車，客商，沿着春雨的，街心

然而你能另外再找一些嗎？

從那——擁擠在市集和空場上面，

憂鬱地帶着牲畜和穀糧，

籃裡的人們底失望的嘆息裏？

是在春天裏了：

那一羣一羣從麥田飛到稻場上，大聲喧嚷着的烏鴉和喜鵲，

那匹伸着舌頭，貪婪地咀嚼着野草的，禿了角的老牛；

然而你能另外再找一些嗎？

從那——黧黑的農人們底艱苦的，力的掙扎的喘息裏？

——那像泥土一般枯褐而沉重

交流着生命底苦難的喘息；

交流着生活的污暗和殘酷，交流着血和汗的喘息……

是在春天裏了。

然而，

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什麼地方呢？

弟兄們，

來吧，

把生活上一切髒污的東西打掃乾淨，

讓春天光明起來！

一九三四年四月南京

冬天的田野

正像做完一天莊稼的辛苦的農人，
沒頭沒臉的蓋着大雪的被，
冬天的田野靜靜地睡熟了。

田野的小偷

灰褐色的田老鼠和野兔，
在太陽沉落下去的時候，
偷偷地溜出來。

在菜園和穀倉的雪路上，
留下點點的稀疏的足跡。

寒冷的田野赤裸了，

樹林光禿而又淒苦，

歌唱田野的聲音的小河，

凍結得像一條帶子，

那是一條匱直的失去了生命的冰的帶子。

當黎明還沒有醒來的時候

一個別離家鄉的農人，

背上揹着他的孩子，

苦寒多

寒冷，

揩着一生的辛苦，悲痛和飄零；
走過田野的大路。

廣大赤裸的雪的田野上，

刺骨的北風吹起來了；

他停住腳步，

伸出瘦稜稜的抖顫的手，

摸着背上的孩子；

兩顆淚珠從他眼睛裏流濺出來，

兩顆大的熱的父親的淚珠，

田野的兒子的淚珠。……

一九三六年五月北平

北風

北風吹起來了，
像一個黑色羽翼的巨人，
奔馳過漠漠的北方的大野。

生長在北方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
每年每年，

在十月，

老爺們收租的駝鈴響了，

一章草，一畝地，煮了小米，高粱，玉蜀黍……
幾個人們，在希望，和希望，

北風開始吹起來了。

北風，

一個鄉下的粗野的母親，

她不懂得溫柔的語言，

她只默默地用粗暴的大手，

撫愛着農人的感，由食，

撫愛着低矮的土，

撫愛着滿，低，的，楊。

每年每年，

在牛月，

當農人流過血汗又流眼淚的時候，

北風吹起來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北平

五月的花

我們走來了，

在五月。

在五月，

金色的太陽在歡笑，

雪明亮得像是銀的碎片，

風迴舞着輕快的羽翼，

帶過藍色的天的大海……

我們走來了，

交映着紅的，紫的，白的，黃的……彩色，

輝燦着青底華光，

絢爛着生根在泥土裏的生命，

在五月，

我們從冬的世界走進中國的田野。

我們嘻笑了，

我們是——五月的花。

火的雲霞

黑暗，薄黯，

黎明……

我們上路了，

這時天邊升起火的雲霞。

蒼茫的原野像海，

在蒼茫的海的深處，

閃爍着碧藍和明紅的柔色的光澤，

近明船光的影蹤。

如火，

耀遍全部遠天；

地上的山嶺像起伏的巨波，

朵朵彩雲彷彿浪花的飛沫，

灑上青青的天涯……

來吧——黎明的海上的行人，

以全心的歡欣，

讓我們走這燦爛的道路：

在——與地的海裏，

沒有力量，沒有暗礁，沒有風暴，

阻擋得住我們；

我們前去的國土，

是光，是愛，是自由和詩。

火的雲霞，

火的雲霞呵，

太陽在升起的時候，

燃燒着它，

開始新的世界的歷程。

一九三六年六月北平

第二集

祝福

祝福

你寫在一個棕栗色的小本子上，

寫在用深藍色紙花圍着的

你底照像的下邊；

單純而且誠摯的詩句呵！

你寫着——

把生命耗喪在永不能盡的互相的憂猜；

人類爲什麼要遺棄那份最珍貴的天真？

悲哀的是：

鑄就了在年月上爬行的悲哀，
給許多殷紅的記憶。」

朋友，你知道麼？

這裏寫着一顆黃金的心，

這裏寫着真實的沉思的語言，

這裏寫下了一個人的愛者底

純摯和憤懣，善和憂鬱，

全個的靈魂……

這靈魂，

爲了人的黑暗和愚昧，

爲了人的「悲哀」和「殷紅的記憶」下淚，

於是勇敢地伸出轉門的手，

期待人的美和人的天真，

和春天一起

重新降臨到這世界。

這春天，

朋友

不是只有她，

才是在你的心裏溫暖着，

並且爲你所熱愛，

比什麼都更熱愛的麼？

不是爲了春天——

你才在那個可紀念的日子，

走在戰鬥隊伍的前列，

衝過大刀和槍刺的攻擊，

血流下你的面頰，

而你堅挺着被砍斷了的背脊，

向前，向前

行進？……………

不是爲了春天——

我才離開了溫暖的家，

先在寒冷的古老的都城，

後在這冬天的江上，

和你認識的麼？

不是爲了春天，朋友，

你才燃燒着你的紫色的微笑，

年青的春的花朵的麼？

這微笑，

一如大智慧者的歡欣，

靜肅，凝默，沉深；

這是意志的赤鐵，

在鐵鎚的猛擊下迸放的火花，

這火花

如此的強，烈，灼熱，

能使所有的人燃燒，

而她也燃燒着自己；
而在這之後，
鐵於是成鋼，成劍……
祝福你呵，
真摯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漢口初稿

黯澹的花束

淡白的雲霧浮過廣闊的藍天，

別了，朋友，

相見是無期的……

淡白的遙遠的記憶呵，

是鮮豔的花朵，

還是褪了色和香的殘花？……

不論是在柔和的風飄蕩着，多花卉的春的季节？

不論是在大路上，
呼嘯着強暴的風雪的冬天，
這天賦的微笑，

這渾身有幽靜的靈魂的

詩的熱情和氣息，

在這火和血的日子，

將要永遠地，

和永遠的記憶一同，

燃燒着我……



鐵的列車載着你向南去了，

它也將載着我，

馳向北方。

第一顆星星升起的時候，
人的愛者應該起來，

去開光明的路……

用最大的堅強我伸出手來了。

總記憶溶和着心的歡欣，

也溶和着人的苦難，

讓生命，

開放出鐵的花……

只是呵，朋友，

你會忘掉這鐵的友人？

32

還是你不？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武昌

紫色的十四行

紫色的雲，星，光，擁圍着你，
在一片廣漠的昏暗的原野
你向着我們這地方走來，

在你的前面有兩條道路：
一條，素白色的花和詩的路，
另外一條，火的雲霞的路；
你向着這條路走去。

你說：這條路上有你喜歡的烈烈的太陽，
你說：你喜歡那燃燒的火和戰鬥的聲音，

你並且說：走過了這條路，

你一定會更喜歡我們這地方。

於是踏着火和雲霞。

你底紫色的微笑炫耀着光，

向着我們走來了。

懷感

深沉的夜。

沿着湖邊，

我悄悄地走着。

我怕冬天的江上的夢，

我怕會花和詩的幽靈。

呵，天上的和心上的雲色，

竟是這樣的陰險……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昆明

燕

彷彿紫色的花，
穿破絳紅的霞光，
你飛來了；

羽翼沾染着桃花的粉和柳的新綠，
呢喃的聲音裏蘊含着
溫暖的春的和柔。

春的鳥呵，

地

戰門的人即來，

你愛這和風的天野美麗，

然而大地能跟着風暴，

不走追火的雷霆的路呵，

沒有人能達到花和詩的國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昆明

第三集

夜的歌

祖國的夜

八月的風，

從自由的海上吹來，

激蕩着黑暗的夜，

和黑暗中洶湧奔流的波濤，

我們守在萬國橋外（註），

在祖國的河流的岸邊，

默默地

等待着黎明。

遠方的天際閃爍着電的銀光

風疾駛過夜空，呼嘯着，

彷彿歌唱的雲雀；

在大野上，

有血戰的戰鬥正在進行……

不遠的地方，

忽然：

軍刀聲

因猛烈在呼吐；

一粒鎗彈，

嘶——的飛射過去……

我們甦醒了！

抬起沉重的頭——

仍然是夜，

黑暗包圍着我們。

呵呵，你，

東方的混沌古老的長夜，

祖國的夜呵

你爲什麼還不黎明？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天津

(註)二十六年八月初，日軍佔領平津，遂由北平到天津，擬由海運南下。車到過晚，已經入夜，法租界戒嚴，不許過萬國橋，據說要天明才開門放行。於是在橋外海河岸上，日軍佔領區內，坐待黎明。

黃河渡口

深黑的夜，

在黃河上，

在滔滔的冰的塞流上，

凍結着……

漸漸地，天邊黑夜淺淡，

雲霧迷黯裏，

一線明亮的光，

開始旋在河上。

笨重的，穩實的，

方頭的，渡河的船，

啓了鰲，

藉鐵索的力，用舵，

駛過冰流；

岸旁山嶺上，

駛行一隊人馬，

路轉了彎，

隱進霧和山的深處。

『如果是我們的，
那多好啊！』

眺望著無盡綿延的
起伏的羣山，

凝思着：

『渡過了夜，

也渡過了河，

我也去到戰鬥的原野上，
去過火的日子……』

一九三八年一月風陵渡

夜的歌

夜呵，

降下……：

風和雨雪，

交奏着原野的歌，

養育着我們的苦難，堅強，

生長……：

夜呵——

在這寒冷的風和雪的夜，
在這廣大而又無邊，
深黑而又深黑的祖國的原野。

『上馬！』

弟兄們！』

一九三八年一月離鄉

温暖

原野上，
奔馳着風雪的夜。
大風，
絞着雪花和寒冷，
白色的大雪，
像鵝毛，
密密地，無聲地，
降落。

山中，

夜更深，

猛烈的雪風，

逆襲着人

嚴寒暴烈的割裂臉和手，

比夜更黑更濃的寒冷，

在茫茫的夜空浮動……

突然，

明亮得，像火，

在我的眼前隱隱地浮起

我們離開的那家茅屋：

它的低矮的屋簷，

屋裏昏暗而微弱的燈光，

它的縮做一團

在寒冷中戰慄的黑影……

它的那個老媽媽，

蓬鬆着白髮，

顫巍巍地，

在門口，

將兩個饑餓塞進我的口袋：

『這個帶住，怕路上，

我有個兒子？……

上個月也加入在你們的羣體……」

風雪？……

但是，……

夜，

燃燒起來……

一九三八年一月臨汾

祭魯迅先生

你——真的勇者，

從黑暗的原野上走出來，

持着太陽的投鎗，

將曙光的雲霧佈在天上，

吶喊黎明的聲音。

你獻出血，生命，

獻出微言瑣論的手和正義洋溢的心；

綻放智慧的火花

燃燒，飛騰，

將溫暖和愛給與被損害的魂靈……

你安息在中國的冬季，

在嚴酷的夜的途程；

然而——

在無邊的原野上

走出了祥林嫂，閻土，阿Q，王蘭……

他們，前進了，

在你倒下的大野，

他們森林一般地舉起

粗糙的泥手和抗戰的旗，

在暴風雨中迎接黎明……

他們呵，

學你——

真理的戰士，人和詩的光榮，

創作質樸無華的詩，

——歷史！

一九三九年八月成都

第四集

山中

生命的歌

透明的雲，

在空中飄移。

天的原野是灰色的，

無聲，空漠，

高遠，無限，

正如天的生命。

年青的他，

憧憬着火和光的世界，

於是，刺永恆的太陽。

但是一陣颶風攔住了他，

寒冷侵透了他的心，

抖擻着……

緊縮作一個；

失去了昇昇的力量，

降落下來……

這是地，

透明的水立刻成了混濁的流；

黃色的泥土，褐色的渣質，黑色的污垢……

滲進了……的生命，

他窒息，恐懼，忿怒，

於是奔流，奔流

而地——

土，木，石，金的集體，

拘囚住了他。

他以自然與原始的力，

沖出生的道路，

激蕩，吼吼，迴旋，湧流，

從田野到溪谷，到小河，到江，

終於達到了大海。

而大海，

地的窪穴；

四周矗立着山脈和陸地，

無數的水擁集着，爭執着，彼此擠壓，

甚至失去了呼吸；

世界失了光，

也失去了自由。

許多的水哭泣，

海於是洶湧着，

海於是鹹苦了……

無法中向大伸出呼籲的手，

面天——

高，透明，清寂，

閃爍着永恆的蔚藍；

那地方，

只有在火和光裏再一度昇華，

方才能夠達到；

而在那時候，

將要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一九四三年八月

路

早晨，

我到河邊打聽船的消息，
走過一條崎嶇的道路。

『你們這裏有沒有別的路，
平坦一點的路上船？』
我問船上的舵工。

『沒有』，他回答；

『只有這條岩石壘疊的路，
這是唯一的路。』

『能不走路就去到河麼？

比如，

從一個水邊的岩灘……』

『不能，

河上的船泊在這裏，
你必得走這條路。』

『如果自己這一隻船呢？』

『還是要泊在這裏，

還是要走這條路上船。』

每個人都到生活的河上航行，

但是路是決定了的，

只有善者的路向着太陽。

在路上，

必需步過無數的坎坷和顛跌，

才能走得河。

而在路上，在有泥土的地方，
在踐踏和塵埃中，

生長着一種矮小頑強的草。

這小草伸出它們結實的手臂，

連環而又連環，

將綠色接到無盡的天邊。

行路的人呵，

讓我們也來手臂扣着手臂，

將綠色接到生活的河。

山中

無盡的山，

無盡的雲，

這是山中的山乎。

迷漫着太陽的光和天的影，

朦朧着銀綠色的霧，

在周圍，

山巒莊嚴地綿延，環列，拱立，

無盡無盡，

直到藍天鑲着紅色碧玉的地方。

山的國，山的瀛海。

統治着山的靜寂。

在龐大的山脊上，

荒漠的紅土，砂粒，層岩，

閃爍着自然和山的原生的粗野；

叢生的野花和野草，

發着濃烈的野的氣息，

松柏和樺樹的林，

在早晨的陽光中端默凝立，

枝葉上品瑩着透明的雨珠。

而深深地，

在山的谷底：

一片密綠的田禾；

在濃綠中有粉紅的蕎麥的繁花開放，

微笑着，散出幽香……

遠處，有樵夫伐木，

斧聲響着：丁，丁，丁，丁……

但是立刻就沉寂了。

一切。天與山野，復歸於靜寂，

這復來的靜寂，

忽然如此的和諧，神祕，深遠，

彷彿隨着天風，

飛昇凌虛的太空，

在那裏，

駛行着星，月，太陽。

無盡的山，

無盡的峯，

無盡的靜寂……

在無盡的山野的高闊裏，

一個窒息歷史的血污和夜的黑暗，

從霉爛的屋宇中走來的人，

他深深地感覺生命的存在，
深深地感覺到詩。

一九四二年八月川滇途中

素描

不思念力的撒野，

不思念歡欣的狂流，

不思念奔放，激盪，高呼……

生活像灰色的天空，

沒有一點詩，

沒有春的彩色，

只是沉重的，沉重的單調，平庸。

在門外，

明靜的陽光裏，

蒼蠅嗡嗡的，

唱溫暖的困意的歌，

數着世界的遲滯的脈搏。

變着，

在窗前，

深深地；

讀普式庚，托爾斯泰，高爾基……

人的愛者的書。

這一面：

有普洛美修士從天上帶到人間的火
在燃燒……

我用這火的光，

燭照我的灰色的天空，

懷着沉重的，沉重的

交集萬千的人的苦難的，

痛苦的心，

我生活着。

我愛動中的律，

我愛黎明中的太陽，
我愛這無聲的光。

有人說，這是蒼老，
有人說，這是消沉，
有人說，這是理知的力
和泛濫的熱情交流的河。

一九四二年十月

第五集

風景

風景

黃昏，

一個人走着

在山野裏。

起風了——

身邊的尤加利樹，

發出躁雜急切的密語；

近傍紅土的山坡上，

紛纏着酸木花的白鈴；

野蒿搖曳長莖，

狗尾草顛倒，

開碎藍花的矮小的馬鞭草，

從草叢中探出頭來；

天空灰黯，

密佈着烏雲，

山野裏，

金色的陽光消逝了；

暴風搖撼着倔強的尤加利樹，

濃密的枝葉隨風飄揚，

彷彿披散的髮絲，

雨來了……

南方山野的風雨，

想不到也是這樣的飄忽，

而天色，竟也是這樣的陰沉；

我來錯了……

呵——不由的，

我眺望着

風暴奔馳而來的地方，

我知道：在那裏，在遠方，

連綿的山嶺那邊，

是蒼蒼的天，

是明日的太陽。

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

江邊

冬天，

江水寒下去了。

明靜的水，像湖。

陽光像耀目的金輪，

紫色的薄霧，

迷濛着湖。

沙灘上

滿佈雲母的碎片，

閃着光華，

彷彿滿佈千萬粒金砂；

一隻頑皮的小狗

蹣跚散步的烏鴉，

裏在幽深的遊廊，

遍地散下零亂的梅花；

小鳥一羣唧唧飛舞，

在岩灘上，

歌唱溫暖的冬天。

在江上，

波濤奔流的地方；

兩隻蒼鷹飛搏，

疾騰，迴旋；

彷彿兩隻紫色的箭，

飛過青空，

一聲聲的歡鳴，

流在江中……

呵，在這溼爛的陽光底下，

爲人的苦難憤悲，

爲生的污暗痛苦的魂靈，

從書桌上抬起你的低垂的頭！

你也該像那沒有鍊子縛得住的

羣悍的鷹，

展開羽翎，

飛揚向上，

向天的海，

以大悲苦中的人民的聲響，

彈奏太陽的明亮的聲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歡欣

在田野裏，

在夏的早晨，

在燦爛的陽光的蔚藍裏……

身邊：

玉蜀黍密密的花穗，

如一串串玉的小鈴，

迎着微風搖散甜香；

番瓜的長藤蔓生在竹籬上

時時，

綠葉的濃蔭裏，

一朵朵碗大的紅花，

鮮美地，

無聲地，

舒張開來……

遠遠地

一座蒼鬱的松林，

遠遠地，

一片悠揚的鷄聲，

遼遠地，

寧靜地，

家鄉，

在那裏閃爍光輝……

這裏，

不是我的家鄉。

田野——

連互在青空和雲霧中的羣山，

遍山蒼森的林木，

梯形的田，曲折的山徑……

遍山，

憩息的牛羊似的，

蹲伏着一堆堆

在勞動和半月中風化了的岩石；

遍山，

枝葉茁出的桐樹，

挺立領壯的軀幹，

彷彿山野中的牧人；

而在水田的邊上站着白鷺，

溪流上飛翔着翠鳥，

竹簍裏奔竄着鼯鼠和斑鳩……

而遍山，

持着鋤頭，

貧窮的粗魯的農夫；

遍山，

零星地散佈在田野裏，

古老而又搖樓的村莊，

還有一些熱鬧，喧嘩，污穢的市鎮……

在這裏：

石的山徑上，

看不到絡繹的獨輪車，結隊的騾馬，

却熙攘着

滑杆，背兜，白布裹頭的行人（註）；

在這塊 莊嚴旁，

沒有泥土砌成的土地廟，

却矗立石頭鑿的

矮小的山王廟，戊己宮，

神位兩旁的對聯上，

也寫着：

『土能生白玉，

地內出黃金。』

在這裏：

也以滿溢的悲痛，

樸實的魂靈灌溉，耕犁，播種，

在這裏，

苦難的沉重的足跡，

印遍山嶺，田野，

在這裏，

也一樣的，

陽光燦爛的季節，

當舊的生命殞落的時候，

新的生命茂生……

而——這裏，

我來了。

我——舉手——起我的鋤頭，

如一個從泥土裏生長出來的。

樸質的人的魂靈！……

呵，我的心裏開始滿盈，

如這陽光，如這山野，

一樣的，

廣闊，強烈，

明靜，歡欣……

一九四三年八月

（註）滑杆，用繩子網成的一種便轎。背兜，揹着走的竹筐。白布裹頭，四川的風俗，代替帽子。

秋天

斑斕的田野蒼老了……

枯黃的，落禿的，烏紅的，

樹木的葉子，

紛紛地

在深秋的風雨裏，

飄落下來……

葉子落光了的樹上，

整兩叢，

農人們

晾上乾枯的豆梗，

彷彿穿了一身金褐色的

綢緞的舊衣……

山嶺上，

蒼蒼的松樹，

憂鬱地

凝視着山野；

烏柏樹的紅葉，

在風中淒涼地翻攪；

不知名的灌木，

站在路

滿枝結着累累的野菜；

低垂着頭，

深深沉思……

一個大鬍子褐色人，……

肩着一根

枝葉濃密的杉木；

滿頭大汗，

繞住山路走下山來；

新耕的田裏，

在耕翻的土壤上覓食的

成羣飛鳴的小鳥，

逗引起

一個默默凝眸的小姑娘的歡喜，

她在懷裏抱住

一捆才割下的山芋的綠藤，

滿臉濕潤的泥土的斑點，

滿臉孩子的笑容……

山野上，山嶺上，

霧縹中，

鷹在徘徊；

雲霧中，樹叢中，

鄉村旁邊，

秋天的，

哀傷的，

羊的咩咩聲，

飄揚過山野……

飄揚過山野，

沉鬱的

灰濛的霧，

沉鬱的

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夜宿

夜了。

打更的

大聲的喊着：

「黑月頭，

清醒些——啊——

敲着梆子，

從冷落的街心走過。

客棧的主人——

一個老人，

僵僵着背，

持一盞燈，

領我走到一間小屋，

打開了門，

今夜我將住在這裏。

這是一間將要傾圮的

沒有見過太陽的屋子，

腐臭，陰森，發霉，

板壁上，

滿生黢狀的黑苔，黃霉，白斑……

腐朽的柱子旁邊，

一堆堆蛀蝕剝落的木屑，

牆根下，

蠕行着，

擾攘着，

蜈蚣，豌豆虫，黑甲虫，蠅，

各色各樣夜的虫豸？

長腳的大蜘蛛！

靜伏狩獵，

昂着猙獰的頭，

雙眼突出，

雄據着牆壁……

突然，

全都騷動了，

飛快地四散奔逃……

夜的幽光，居民呵！

逃竄吧？

絕望吧？

人來了！

人要居住在這裏，

人帶來了火，

人帶來了你們恐懼的光……

魯迅先生作雜文五種

一九二七—
二九年作 三 閑

不集雜文三十五篇

三一九三
年作 花邊文

四一九三
年作 且介亭雜

五一九三
年作 且介亭雜文

六一九三
年作 且介亭雜文

封 面 設 計
薛 翊

即將出版的詩·

沈鈞儒作

黃藥眠譯

卓作

火的雲

每冊三十五